城隍廟記

吏部尚書王崇慶

吾開州之有茲廟也洪武六年同知馮君朝參實創修之自是而相繼修葺在永樂元年則有若州判李君珣在天順四年則有若知州李公廸在正德三年則有若知州譚公綬乃嘉靖癸卯汝南陳公時舉來守郡既視篆而謁廟因慨其敝而病其隘也思所以恢弘而潤色之于是出俸金捐粟穀以為境內人士倡未及聞命而響應者無慮千百人焉富者效其貲貧者效其力斂而有謀者效其勤為廳事于前若干楹猶夫長民者之退食也又為翼室若干楹於東西之兩堦猶夫司牧之有掾曹也又為拜庭于廟之中央若干楹猶夫官府之有參謁也又為大門若干

楹猶夫有司之有重門也工始于秋八月朔日告成則是歲冬十二月某日云
蓋棟宇金碧巍如煥如規制豁如視昔不啻十倍矣君子曰賢哉若人
達幽明而能敬鬼神可以訓矣今夫盈天地間皆氣也盈天地間皆氣則
盈天地間皆神也仲尼所謂氣者神之盛是也是故郡邑之有廟春秋
而祭朔望而拜慮詎非以其能保障生民故耶故城隍者靈氣之通乎
天而本乎地神之正也然則民可瀆以私與曰民之祀其先禮也謂廟非
古也若乃水旱而禱或疾病而卜或吉凶而告是則民俗之恒君子弗禁
也公名時熙字舜民壬辰進士河南上蔡人歷田其別號也視郡多惠政
有良吏風重修茲廟蓋其一端云耳同知王珂判官蔡濟世吏目潘

淳皆樂觀厥成是故得併書之

按州志城隍古不載祀典後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内英靈之氣或炳爲
神不可無祀其祀與社稷山川同義自宋有之明洪武三年封鑒察
司民顯佑伯六年正諸神封號改題某府州縣城隍之神與風雲雷雨
山川並壇而祀其義始正凡府州縣官入境先期宿齋廟中致祭於神先
興神誓方始到任

祝文

維某年月日某府州縣某官某奉
命來宦茲土務專人事主典

神祭今者謁神特與神誓神率幽冥陰陽表裏予有政事未備
亦神默助使我政興務舉以安黎民予倘有怠政奸貪陷害
僚屬凌虐下民神其降殃謹以牲醴致祭

明太祖高皇帝勅封寧晉城隍制

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維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慚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寧晉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縣邑明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三皇廟記

元 編脩牛繼志

事神以像非古也惟夫世代逺邈影迹莫接人雖存乎敬事之心而舉目無形似可覩不怠而褻焉者幾希矣此像事之不可廢也皇元混一區夏制度文為夐超千古俾天下郡邑得以通祀伏羲神農黄帝氏顏其殿曰開天門亦曰開天像設巍然享以春秋二季月所以示天下以報本及始一其敬而起其怠也淵乎遠哉按古傳記三聖人生各數十百載伏羲氏風姓繼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神農氏姜姓繼風氏而王人身牛首黄帝氏姬姓代姜氏為天子有電樞之祥垂衣而治雖歷紀載茫昧有薦紳之所難言者然當鴻濛肇判人物乍形始而粗疎後漸精密要亦近自然者武強故廟神像華美殊失太古淳龐之真至正丙申歲南陽周侯賓尹是邑乃謀

諸藍縣普寶赤公因與搜故實稽圖史擇匠之良者易而新之去華以朴
反俗用古然後三聖之像煥然以歸於正維去今千百世宛如羹墻之彷彿
既乃拔文於予俾鋟諸堅珉示民以駿奔也予惟像以道存者也向使三聖人
之道不足以利天下澤後世雖其姓號於今無聞焉可也像又何有請以其道
之見於功德施諸天下後世者言之厥惟今之人孰不棟宇以居乎孰不衣裳
以處乎孰不舟楫以濟不通馬牛以引重致遠乎孰不佃漁以鮮食耒耜以
粒食乎孰不重門以自固臼杵以養生乎孰不文籍以紀事孰不弧矢以威亂
乎孰不交易於市以通貨財醫藥以攻疾病棺槨以厚死亡乎不能不然而
不知其所從不幾乎忘本乎考之易繫始為卦畫佃漁之教者我伏羲氏也
始為耒耜交易之教者大抵又皆我羲農及我黃帝氏也其他如制嫁娶

嘗百草立醫藥作甲子造律曆散處他書皆所以前民用以開物成務者也
三聖人之福利我後人者何如哉雖復家置一廟入尊爲祖每出入祭飲
食祭猶不足謝聖澤之萬一況一邑乎然像與道相爲悠久道存而像顯
則道益彰俾是民覩三聖人之像尊其瞻視以齊其恭于外復俾聞
三聖人之道啟其向慕以齊其敬于内敬恭兩盡内外交至於事神之
道不庶幾其備矣乎

重修宣府龍門城火神廟記

竊以離光普耀聿神麗正之功丙曜長流益妙嚮明之用苟熟食之克有濟足仰恩波倚燎原之肆以威反成虐焰是誠時不可違而又刻不容無故五行有獨運之權祝融秉其政六府有相須之勢司爟專其官大凡出春納秋總以順時達氣革故而取新也廟既設矣尸而祝之此必然之理予叔庠生赤堇氏隨任霞城順治己丑歲以赴都督張公之召遂負劍於龍其居停去火德星君廟不數十武予叔氏目擊廟貌蕭條深為嘆息慨捐脯脡之資復伸紙濡墨作募疏徧干賢達幸都督公嗣君諱玉璽者戒事嗣君右文風修菩提行結般若緣因與住持僧性宗鳩材庀具百為舉行若山門若墉垣若兩廡若甬道若溝渠傾圮者而完峻矣崎嶇者而坦蕩矣淤壅者而導利矣是皆以聚沙之功而為布地之力以傳燈之願而為曲突之慮孰非叔氏之現身而度之哉予嘗聞叔

氏客霞城時得修行記一部有偈曰般若善緣人人皆可結菩提功行在在總宜修夏霞樓
閣之猛自省悟則叔氏之由為龍門所者蓋異地同心矣推而置海內外又何獨不然耶噫功
行至此蔑以加矣僧不敢泯檀越美意故丐叔氏屬予言聊述其顛末遍諸姓氏於門以為善行者勸

重建火神廟記 録後半

章蔭 伯棠

惟昔燧人氏上觀星辰之象下察五行之精創鑽取之法開利用之源春行為木色取榆柳之
青象合東方之甲乙夏行為火色取棗杏之赤象合南方之丙丁季夏行為土色取桑柘
之黃象合中央之戊己秋行為金色取柞楢之白象合西方之庚辛冬行為水色取槐檀
之玄象合北方之壬癸革故取新本五行之相生者秉時而改所以炮生為熟使人鮮沉腹
之疴布煖解寒使人無裂膚之凍利益非輕而火之用遂大著於世迨舜臣伯益消息
於賁革之義播揚厥燄烈山澤以驅偪人之禽獸俾禹得施治水之功平成允奠而火

之用更大著於世然則火者豈果無情之物哉易云燥萬物者莫熯乎火離為火文明之象也
天下皆相見聖人嚮明而治蓋取諸此則火之時義抑又大矣雖然麗木而成揚沸而發應
時而改有是火即有是火之需彼舉火待食固為民人生活之先資藉火相攻是亦將帥制
勝之機變假令時值昏暮叩門之求有懷欲吐則多情者豈緣委瑣而忘情解使條肆王
石及池之殃無妄相加則抱厲者不幾嚙虐而階厲乎故陽燧之用刻不容無者又時不可
遲也乃成周之世專設司爟之官掌行火之政令月當季春之辰火星始見也出之以宣其氣
雖燔山焚萊不禁焉月當季秋之戌火星始伏也納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為焉
不謹而火者則刑罰以懲之先王之於火政又何若是其嚴且重歟蓋火麗乎天象取同人
彖曰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明乎在天有主而君子類情辨物不可不有所感孚以通之也薪
非火也而火以薪傳誠非神也而神以誠應試思咸陽焦土三月飛煙赤壁蒙灰兆人爛額

火烈具舉或屬人力之為火烈具揚寧非神靈所致乎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斯廟之建又曷可少哉況今當人情氷炭強惡凌逆之時正宜假神威之赫奕醒觸世上無法之徒頑銷鎔人心難化之鐵石瞻拜之下令其懾心咋舌而自行警惕不大為愉快乎茲舉也與古人以神道設教之意實相合余故喜極而為之記焉

火神廟記 録起段

章蔭

粤稽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或明天道或察地利或辨四方司徒祝融其一焉前乎融者則有燧人氏詳審五行知空有火鑽木則明研鑽改之法開萬世生民之利後乎融者則有伯益氏舜咨作虞秦山澤之烈驅逼人之禽獸佐禹平成樹萬世數奠之功若融也雖辨南方為火官之正未聞有如燧人伯益奠輿京之功利也乃萬世之下或以融為司火之神者何哉而禮記月令亦云時維夏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余竊疑之及讀禪通記而

太昊伏羲氏之前即有祝融氏繼天地人三皇而持世諧神明而和人羣以火施化亦號赤帝後世火官因以為號余始釋然曰司火祝融之神端在是焉然其秉離執衡鞭火龍而振炎氣握薰陶化育於終古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若火神者不可不廟貌而崇奉之也

重建火神廟募緣疏

郡人都察院董篤行

昔炎帝以火紀官故爲火師其行火之令則有神焉傳云乾佑中翟天師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而夔人莫之悟也其夜大焚按八人乃火字也不信則災是知　火神之靈蓋無地非然矣吾洛城内隙地儘濶而都市甚狹人煙稠密日舉火者何止萬家但火之爲用甚大能不遠於道可燔可炙可錄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焉故昔人建置

火神廟於十字街東俾鬯人歲時瓘斝玉瓚以弭火災甚盛舉也予自成童來體庖犧烹飪之義察司烜祭爟之禮入廟思敬莫敢或違迄備員　京卿奉

命代祀南海夫南海正　尊神之所都也瞻拜之下洋洋乎見其光華閃壁火傘炎張迴洞然悟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爲貴合太陽之靈暉悉出納之正氣嘗聞諸漢書云堯舜

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凶而投諸荒賢佞分別官人胥序如此則火得其性矣我

國家百揆奚載四征弗庭鶉首朗而麗天熒惑遠而退舍信為美應何幸而躬逢其盛耶因

捐薪資置香火產於海角之郡以為繼此代祀斯役者之嚆矢雖已託諸守土君子相

與經理而此心乃皇皇焉若有所歉也遂於本廟以了是願今欲大啓其宇拓隣壤而

式廓之此豈一手一足之烈哉茲約信士權玉珍司訪等編為募冊卑住持僧人性慧

廣懇　薦紳達尊檀樾善信隨願發處各獲福報功竣之日立醮壇以揚鴻勳勒碑

銘以垂芳譽子孫億萬永永無疆矣為此謹疏

火德星君聖誕設醮演戲募疏

嘗讀洪範所載一五行曰水火金木土或生或尅于物在損在益使盛使衰惟神各有

司試以地二所生論陽德剛烈離明垂象而職司炎上焉若任其燄燄之性無以節宣

而調和利之者甚重禍之者亦非輕幸有火神星君主之宜有而有不失於不及者神
之力也宜無而無不失於太過者亦神之力也所以爨燃無遺而民資活生萬世永賴
矣此敬享報荅所宜有之迄今六月二十三日恭值
火神聖誕期也議以設醮演戲以報神庥斯義之所當舉禮之所當行也懇乞閤邑善士共
為資助以成聖事福自永遠無疆矣謹募

倉頡廟碑銘

侍郎邵寶

無錫王侯德以名進士為南樂一年而其政克理乃以餘力重修倉頡之廟先是廟在縣西三十五里昊樓村墓側今遷於學宮便瞻謁也廟成樹碑庭中以麗牲焉因刻修廟歲月而屬寶書之寶未嘗習古文其何敢書惟古文變而為籀籀變而為篆篆變而為隸隸之變為真為行為草由今之真行草而視古文則遠甚矣然其形聲之類皆頡之遺也雖不敢書其何敢忘贊頌哉夫頡始制文以代結繩萬世宗之宗之則宜祀之奈何后稷以穀句龍以土萬世通祀而頡也不與嗚呼頡而上有伏羲伏羲氏八卦文之肇也頡而下有仲尼仲尼氏六經文之成也頡之功孰與二聖故萬世之人

知二聖之功而頡不與焉豈其下於稷與龍哉或曰微頡斯文亦有制者世運之
相承不得不然頡寔其功雖然頡為之是頡之功也況飲食必祭示不忘本古之
道也而操簡握管記事立言者獨可以不知頡乎物原其初始事究其所從
頡既不得通祀于天下兹其故邪廟可不崇王侯之功於是乎大矣銘曰維魏
之西惟衛之東有神斯宮曰倉頡氏惟文之宗侯行其庭慨其蕪落仍而有作
作以妥神贊頌在碑惟頡之功惟天之機惟物之象惟民之道前義後尼建立
三極頡於其間亦克有力相彼鳥跡在古猶今頡神維亡其存者心斯廟斯
享惟頡尚時歆之

倉頡廟碑陰記

御史徐 冠

倉太史闡文字之源易結繩之勞發周孔之蘊立詞林之榜為後世君國子民出治宣教之張本其功駿矣世罔有知尊之者悲夫彼建一節興一利有功於一時者尚血食於一方綿千百年不替況有功於萬世者而可無祀乎哉浮屠氏加焉幻術鼓妖說泰然為生民之大蠹舉世恬而安之崇廟貌飾土像頂背相望於有補於世教者顧使之無棲靈之區亦獨何哉按太史為黃帝史官南樂吴棲村聚一抔之土埋沒于松風檜雨之中荆棘莽然竟為狐兎樵採之所與尋常丘壟等耳祀典無聞塋域不葺不亦重可悲夫弘治甲寅錫山王君汝昭以名進士尹是邑未朞年政通人和首謁太史之墓

歔欷久之慨然曰古者鄉先生設祭於社矧太史之功彌天下後世與穹壤相為無窮而使之落寞如此責不在我輩哉爰命工培塋塚開域位置户守之又撤淳屠氏殿一所爲新廟貌於學宫之傍以便朔望拜謁春秋祀事舉曠古未遑之典以展其崇德報功之私君之見識出於尋常萬萬也登其堂挹其容徘徊顧瞻孰不興萬世之遐思哉若太史之功吾人終日由之固不係於廟之有無祀與不祀也廟而祀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已者耳事成刻石紀續地官正郎邵國賢已為之大書特書汝昭以碑陰見屬故執筆如此祇見其懸疣附贅也

扁鵲廟碑記

國子監博士康繼禮

扁鵲本渤海鄚人不常厥居今有祠在龍崗之西北號神應王其山亦以鵲為名者殆趙簡子賜田之所在歟每歲之春民俗以香火往薦者絡繹不絕誠至而煩瀆不厭也風靡波流數百里間郡邑往往立為敞廟廟在南宮者蓋亦有年矣縣中醫流為主其祀初藥局司令高濟陋其舊構欲更之不克而歿至元壬辰其孫天明為成厥志乃別營正殿展早狹為宏敞易板堂為磚角壯麗靜深始可擬大邦君之居遂遷神像其中仍益累代名臣列于左右既畢工請予記其事於碑謝以不敏終不獲命乃為書之予竊惟扁鵲初受桑君之禁方視病盡見五臟癥結蓋學極其精而至於此乎飲上池水三十日知物之言物假之以神其技耳故所著之書能與內經相尊

而並傳誠為醫者百世之師淵源所在理不可忘尸而祝之廟而食之宜也夫世之淫祠大抵多以徼福求利為事此獨為懷賢報本則固已不同儻又取其遺編玩而索之以至於得其心傳之妙使病者有賴焉斯盡美矣其或不能然歟以親狎之褻為禮敬則與妄福貪利而習為煩瀆者曾何以異不特此也抑又有大焉者世論以醫為人之司命司命瘝職則厥害其勝言哉在昔之時神嘗令死者復生矣今或使耆壽之人就夭折則名為崇奉實乃戾之吾知其非神之所願於天下後世也茲不可以不知故并及之庶來者有所儆惕而興起云

鵲山廟記

謝遷 諭德

鵲山廟者祀扁鵲也山在順德府內丘縣西之六十里許廟在其山之麓山舊名曰蓬世傳鵲既

甦號太子嘗將太子採藥是山後人立祠於此因名其山曰蓬鵲今惟曰鵲山者省文也按史遷傳鵲本出渤海之鄭州姓秦名越人其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順德古趙地也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鵲知其不死以語董安于簡子寤賜鵲田四萬畝或謂賜田在中丘之蓬山是也採藥事有無未可知意其因田而居趙在日必久居之久則其活人也必衆所活衆故其人感之也獨深感之深則其廟而祀之也亦宜世乃謂神有靈應或兆夢降餌率能愈人奇疾則誣矣豈其人信嚮之篤故歸功之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廟額曰神應王廟神應之號宋嘉祐中所加元史臣王鶚碑可考王爵之封碑誌未詳要之所由來者遠矣明定天下釐正祀典凡山川神祇謬妄之號率加革除而是廟如故豈因以其活人之功有不可泯者耶 此摘録前半

重修增福神祠記

順治丁酉舉人張　撰

南和邑治西北隅澧水神祠之北澧水之東有增福神祠一楹建於明萬曆間至清康熙之丙午蓋數十年矣祠半圮邑人修之屬張子記其事張子曰詩云自求多福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若似乎禍福之必求而至也而宋儒林大中則又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又似禍福之不可求者然而皆理也合乎理則謹言修德濟人利物施之一人而一人蒙其福施之一家而一家蒙其福施之一邑一國而一邑一國蒙其福施之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蒙其福（亦莫不）不合乎理則任術舞智利己損人施之一人而一人受其禍施之一家而一家受其禍施之一邑一國而一邑一國受其禍施之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莫不受其禍夫至於莫不受其禍而若人之禍可知矣然其初心非求禍也而乃得禍則謂其不求而自至也可乎而僥倖以求其免也可乎莫不蒙不福而若人之福可知已然

其本心非求福也而乃得福則謂其不求而自至也可乎而諂佞以求其至也可乎吾故曰皆理也增福之神亦同在此理中其為德也但能增其所當增而不得不增不能增其所不當增而因人之媚枉道以增之也瞻是祠者果能惕然念凛然求焉則福之增也寧可量哉

○又聯句云錫無疆之福生有道之財

財神廟記

章蔭

工竣乞余言以記之余惟財者天地之所醞釀注精人世根于命麗于家通于國流布于天下為生靈之資所成就者甚偉焉故精之所溢在天為福曜在地為寶泉在世為利源在人為富徵九州萬國之間大而敷政出治陳紀立綱小而任技市功謀身計口未有能離財而為用者財之維係豈淺鮮哉然居上者無財則虛耗之患乘不能廣大以作有為之氣在下者無財則饑寒之念切自多覬覦以動不穀之心是財者又大利大害之所在焉利之所在貪得自生貪之所激爭奪自起貪得者禍之端爭奪者害之藪夫以人所珍重之物其中每伏禍害之機似乎世之不可一日無者更似乎世之不可一日有也雖然膻嗜若蠅攫馳如鶩彼甘心禍害而勿顧者蓋惟知己欲之是圖罔識造物之有主耳蘇子云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予以謂即清風明月

亦有少女素娥主宰其事恐亦不得竟任我意之如取如携焉况應世所用合天道生息之宜通人
事有無之義如財者予廣快書曰尉遲敬德微時許貸書生二十金後封公賜金少二十金
篋底有書生券趙雄貧時捨金一錠後拜相賜金少一錠夜夢神告曰其年相公先借用
過一錠矣由是觀之則財有所主之神斷斷不爽也乃茲財神吾不知其始自何代生屬何人
經書史傳亦未詳載其出處世惟以神稱之其亦予輿氏所云聖不可知之謂神乎抑易傳所
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乎要主財既有其神則操縱之權在神不在人也明矣人之妄求殆何為
者且神之所主以正不以私亦惟按人命中豐嗇之數而為盈縮之付畀命所應有斷不減有為無命
所原無亦不增無作有雖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豈人以私意相媚而神即以非分相償哉神所不屑
亦理所不出焉夫媚猶不得矧更屬於媚乎彼貪得自恣爭奪不饜徒喪心敗德而受惡
報竟亦何益歟然則今斯之舉非惟協輿情昭禳典合家國天下之所共重者崇奉之為快

更使人知司財有神司命有主分定有數妄意以求終屬無濟[illegible]

為謙和變成熙皡之世更為快也予喜其修祀之正因特書以為之記

修土地神祠記

章蔭

郡城西南二十五里河圖村舊有土地神祠一處蓋一方之保障兆姓之依歸也凡歲時伏臘節氣朔望士民婦女舉趨謁於祠頂禮祭享以紓誠悃至有水旱災祲以及疾病冤抑不平之事莫不奔訴神前以求報應而神亦莫不因其所求者以報應之故香火綿綿勿替柰歷歲久遠風雨剝蝕不無頹敗毀敝之陋勿惟不可以妥神棲抑亦不足以資瞻仰鄉人 某 等謀所以新之各捐己貲共襄勝事興工於 某 年月日訖工於 某 年月日金碧既輝輪奐且麗將勒諸石以垂永久乞予言以識始末粤自開子闢丑清寧判位於世而積塊之體充塞四處地之名遂肇焉然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故又謂之土蓋土者地之質地者土之儀職同司載殊無兩歧之形也昔晉文拜塊而成覇司徒辨域而立官子輿氏論諸侯之寶以土地為首然斯土地含弘光大靜翕資生為衆德之母萬物之祖由來重矣楊泉物理論云土地皆有形名

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貌有弓弩勢有升斗象有張舒形有開塞容有隱真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腴之利有脊埇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夫陰陽之所蓋動者為氣二氣相摶粹精不測而神之道著焉道之所發見者為理五行並列變化無窮而理之用宣焉則此一撮之多博厚之廣豈果無知無情勿靈之物哉總三才所自出氣類皆同原以抱靈而成象效法之間彼洋洋如在者無不可以道徵之以理信之以誠體之焉故明明在上則有天帝天仙天神天將天罡天靈之至尊赫赫在下則有地藏地仙地祇地煞后土地靈之真宰若茲土地者其亦地靈之屬乎易云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明乎地者天之對也安貞順承無一處非天即無一處非地非土無一處非地非土即無一處非土地之神試觀普天之下或於國都或於郡邑或於鄉村或於公署或於宅舍隨遇而安即境而處雖遐陬僻壤莫不有像設土地之宇如畫疆分土各尊所主專司其事者豈左道淫祠眩惑民俗者哉要顯仁藏用通

德類情本人心不易之理推寘極嬗化之能餙廟貌以闡幽靈正祀以布虔托命合無彊之後
耳且斯土地之神精氣英爽陟降宇內聲蹟顯應往往如響今於茲土又能錫祉彌災禍遥
福善為一方所恃賴則其庇佑民生有功里社良不誣也當方土地當方靈豈虛語哉祭
法云法施於民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徵諸祭法用崇祀典理固宜矣然是舉也聿
新昭事之誠用慰神靈之恫所謂明無人非幽無鬼責詎徒曰役志於茫昧以幸福免禍
者比哉事有可書緣備識之以傳告後來之守土者

土穀将軍祠序

土穀将軍祠向濵北海為潮患傾圮神依于石吾族屢請更新之而神不許國初暫卜祀于普濟寺左但殿宇湫隘規模狹小殊不雅觀吾族更欲高大之而又不果厶叨令登封九年於外雖宦槖蕭蕭自愧綿力但事神敬祖敦本篤親事無大小凡関切吾族中者未嘗不奮然起毅然興切切于懷而不能去矧将軍為吾族土穀英靈肅奕保惠牧寧前勿具論即近來大兵不殺大旱不饑大水不溺何莫非神之功乃吾族田園廬舍聚族綢繆而獨使将軍半室風雨法象淋漓抑何忍也厶用是不揣頑力捐俸重新基地務卜其寬廣殿宇必極其壯麗使俎豆冠裳馨香奕世吾族其大有賴焉非謂以此媚神神其福我亦以吾族之叨庇祠下者數百年間不乏賢傑乃因循沿習欵為吾神經營肯搆而究不可得則今日之事亦曰如此

庶可少盡吾子若孫孝享之心云尔况ㄙ之事神敬祖敦本篤親而未逮者方
以此為九仞之一簣則吾族之諸父昆弟具有宏願其各酌力捐資鼓勵有成此
ㄙ之所百頃而望者

廣源廟記

宋乃餘　都總管

天地之間無不有山川山川之氣磅礴而上敷而為雲散而為雨功利豈可以數計故載其祀於典建其像於廟苟可以尊崇奉事之者無不萃聚於此也上自公卿下逮士庶人莫不怵惕祗肅豐牲牢以享之潔酒齊以酌之鳴鐘鼓以饗之唯恐其事之不虔其故何也蓋民之所賴以庇焉者也知所以事之然後知所以祈之彼山川之神亦以庇民為職者也知所以庇之然後知所以享之豈有知享而不知庇知庇而不知祈哉邢州古襄國也城隅西北不三里有泉觱沸而出浸而為池其周百步蛙虫之與居魚蝦之與遊枯苴水荇橫植其中荒茅野草交蔽其旁古祠數椽臨池濱敗墻頹簷狐鼠跳躍樵童牧子戲其下而不畏田夫野老過其

前而弗視詎有竭其心志擎跽拜伏而以神視之乎予頃年嘗為郡督
郵暇日策馬遊於郊因過其祠詰而問之左右曰此龍神祠也佛圖澄
嘗為石勒祈雨於此予於是知建祠之由然亦未知其靈響之應遂不
復加意政和甲午自春不雨至五月壤土燥強稼苗焦枯豐凶之幾間
不容髮太原王公時為郡一年矣走諸郡祀貌然弗應予嘗遣之曰石勒
竊據之日城塹水源暴竭勒命佛圖澄呪龍取水三日水至此故地也而
或可祈乎公曰有是哉我將即泉祭之然前此旱乾之變未聞有祈彼
者予復應之曰夫事固亦有出于人情所忽而被其功利者為不少矣
且石勒竊據之輩也龍猶為之使矧今日聖天子臨御賢方伯為政龍
或有神其何不聽是月辛丑遂築壇于泉之側前期執事者宿於

祠下中夜聞水心啞啞而笑若婦人女子之聲者衆皆愕然復相與潛聚屏氣側聽之則又再聞之詰旦互以相告無不駭焉壬寅致祭癸卯驗而其未驗也星斗滿空其欲驗也陰雨四合事已祀官未還次則霏霏然霑衣亟馳東趨府則甘雨已霶霈矣一日之間農人告足是歲遂大有年既而州以東次第陳列有旨賜廟廣源邦人相與裒金鳩材爲寢廟以安龍之神東廡兩楹以置佛圖之像門闢于南墻周于外齋亭庖舍相稱而備然則邦人祀神亦已勤矣嗚呼石勒距今固數百千年龍之靈迹遠不可考父老所傳 泉源或流或涸未聞虔潔致祀而以神事之者豈非前人皆忽于見聞蔑視其陋不知其所以祈之者耶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則龍之所居固在于幽隱奇怪險絶之地楊子曰龍以不制爲龍則龍也出入變化其居無常未必皆潛於深淵

也況信之所感豚魚且猶知之而況龍乎哉由是言之則嘿嘿而笑既兆感應
之祥且示神物宅於此非漠然無在也王公踐歷省寺持節典藩垂四十
年其處己待人如一邦人以其為政莫非愛己也故相與經營締構以成就公
之志且居廟而報皆預其義不敢以荒斐辭故直書以告于後噫龍乎龍乎
將永福邦人而不為辭之媿乎

刱建龍神廟記

南樂知縣卜世昌

嘗循覽往跡一代聿興百神效靈萬物咸熙蔚興盛哉雖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卒未嘗爲聖明累者凡以夏罪引慝之心誠也自古帝王皆然乃職司民牧者而災眚弗恤其何以回陽九而兆亨嘉乎余自甲申歲莅樂邑入其境見其土地闢者半荒者半田野治者半廢者半余心怏怏且憐且懼於是屬其耆老而告之曰人以食爲天本計不務則授之飢奈何自甘游惰樂之人信余言水耕火耨終善且有余見而喜可知也迨今年乙酉春旱魃肆虐二秋失望民將負老攜幼且轉而之他矣余益用是憐且懼惟時臚余罪戾質之冥冥頗加顯謫以示蒼生神果稍應歲果稍穩因轉思曰司雨澤者惟龍無以棲之惟余之

慫遂商諸鄉紳耆舊合力建廟於治北坎位夫龍之為神也出乎震而居於坎是以木之象而得水之脈當自雨澤無疆矣或有時驕陽作亢雨澤不調而祈禱罔應者非龍神之無靈亦其人之心有所歉誠敬不足以格故耳今日之建斯廟也存誠于心肅貌于廟足以瞻拜而起敬矣敬則可以格神神之格思又何難五風十雨臻時若而阜生民慶熙皞之再見哉余讀史至晉比時天下旱佛圖澄詣滏口祠立壇祈雨而雨降況建廟祈雨而雨不順乎雨順而年必成年成而百姓不肯輕去其鄉庶幾哉建廟之初意云爾噫廟既建矣使香火廢而廟貌日頹是冀神之潤澤蒼生者反致神失灼蒼生不可訓也復於廟左建一長房覓清淨苾蒭任洒掃供香火縱不能動龍神聽法墨池翻浪亦可妥神祇而祐善

人。又於廟右建一小室。為鄉紳士夫齋戒之所。亦不欲以褻神而來罪譴也。余之誠
心善心若此。後之君子。倘肯鑒余衷而修飾之。潤色之。其為龍神功臣不小。為
樂之人造福更大。余不無厚望焉。

重建八蜡神廟記

戶部郎中劉鑑

安平縣治西北隅八里許河漕村 國初間建有八蜡神廟春秋二祀往司民社者以禦災捍患禱近里居者以飛蝗蟲蝻禱罔不響應嘉靖辛丑夏郭侯來令茲土時值酷旱徧祀群神走謁八蜡神廟病隘且圮而遠無以展祀事乃謀諸僚屬曰敬神所以庇民神祠不修悪在庇為朔望所以敬神祠遠莫及悪在敬為況蜡神之於民其德之也深其報之也宜隆其嘉惠之者無窮則其崇奉之者何可踈陋僉曰俞郭公隨相地北門外於
勅封孝感聖姑廟西建廟一所而磚而瓦而工匠不取於民乃積贖金為費以新之基址規制視舊開拓外內為門二中為殿間計者三尊先嗇次司嗇次先農列於

左者曰郵表畷曰水庸曰猫神列於右者曰司坊曰昆蟲曰虎神備蜡祭之神而昭神
位之序也然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全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
而報嗇也饗食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
其食田鼠迎虎為其食田豕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昆蟲也土反其宅水歸其
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古昔聖王祭神之意而今廟復發明之也八蜡為農
穀神聖姑原是桑蠶神祀不可久廢遂以義起命里甲供豕羊二春秋同祀
定為常例由是年穀屢登衣食咸足豈無所感而然乎是二聖廟為衣食源
也玆廟也經始于嘉靖壬寅春落成于是歲之秋闔縣耆老劉演等從衆立
石託詞以紀遺澤顧鑑微記鑑惟郭侯以牧民為職民以衣食為命修八蜡神

廟。所以為民祈食也。除蠶蟲姑廟祀。所以為民祈衣也。郭侯之衣食吾民者無窮。則夫士民之樹碑以紀澤。望碑欲常見我侯者。寧容已耶。是為記。

淮陰侯廟記

楊先翰

蜀憲僉王公走書來渝謂予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晴重修廟記及韓魏公詩金承安間遼陽何東之弔韓侯賦靜修先生劉夢吉留題迨延祐庚申孟春廟史郝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翬飛貌象烜赫實聳觀瞻今叙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鋟諸石先翰不敢以衰耄辭竊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明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興劉踣項出奇制勝者此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者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温公司馬公修資治通鑑用左氏傳事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陳

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曰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蓋楚人告変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見降而為侯乃使與噲等伍安得不怏怏即於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以見帝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

念昔彭城破為楚兵所虜困辱二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
和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救逆亦宜候帝還宮權其
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
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
呂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勲子無噍類且聞將死何言曰
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徹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
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
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
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叅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
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遣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

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非一人之私乃次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為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明靈王廟記

知府李璞

真定郡城東南隅有神祠焉曰明靈王廟神姓邳氏名彤在東漢光武中興時雲臺諸將之一也食邑靈壽縣而享有侯封後人仰其戡亂庇民之功故立廟以崇奉之今在郡隅者乃其行祠也至我國朝英廟曾病瘡荼甚夢有神陰治之已而其瘡果愈覺而訪其狀乃神也特封為明靈王而廟貌如之由是郡之人崇奉者日益篤飲食必祭水旱災疫凡有求必禱焉禱則屢獲其故而其靈錙銖莫爽也今正德壬申歲大宰都閫李公仲聲奉命守備茲土居數月為歲癸酉其子累感寒熱罹瘧疹甚危且困李公素聞神之靈乃詣廟焚香稽首以請祐既而果獲其陰翊之力而子疾遂瘳焉李

公乃自慶曰吾子得保全有今日者實神之賜也神之靈驗於吾子者如此其有驗于郡人者又可以縷數耶曷可泯其靈蹟乎遂請書其事刻之貞石以彰神之厥靈乎惟天地正大之氣在上為星辰在下為河嶽而中則為人若神得是氣之剛明浩大傑特不群故其生也建功立勳而有益於人之國及其歿也斡乾轉坤而能驚動威福於其土可謂靈也已矣是不可泯也是宜李公因禱子之徵而立石以崇奉之且以衍英廟明靈之賜於不磨公之子其將永蒙神庥乎他日建立有不可言者於是乎書

三靈侯廟扁記

仲鐘 黃縣人

宋真宗祥符元年東封岱嶽至天門忽見三仙自空而下帝問之三仙曰臣奉天命護衛聖駕帝封三仙曰上元道化真君中元護國真君下元定志真君同判岱嶽冥司

真宗讚曰應變之聖道德之君辭周寄吳濟世救民周而烈極吳封客臣宋遇真宗天門顯身帝親問之方得其因唐葛東氏天地水神上奉玉詔保駕聖明御製妙讚勅載姓名祠封太預號建三靈

右三聖靈蹟此神廟宇最少黃縣有之因識便考

盧童仙跡

賈璋 黄縣令嘉靖二十一年任

父老相傳云盧山井側每黎明有麗人縞素自汲嬉戲諸羽流盧童髫齒獨不與語歸白于師教以紅線穿針乘不意簪麗人頭上忽化風入松下土内掘之得千歲茯苓師命盧童泥釜煑之因事出山再三囑勿開動童嗅聞甘美竊食已盡師還赶責童身輕如飛師緊逐童手築一塔師緩逐則築二塔至山頂有白鶴俯就乘之晝昇至今塔存

遊盧山

盧山勝槩冠東黄　幾次登臨興未忘
雨過雲岩芝草緑　風生石洞藥苗香
高峰塔聳仙蹤古　深井龍潛水氣凉
我欲凌雲飛羽翮　窮巅一笑海天長

安平縣重修聖姑廟記

邑人禮科都給事王三餘

聖姑郝姓相傳周末時人父義母張氏世居邑會渦村四十無子常禱于神踰年生姑姑少淳朴性至孝力飼蠶饁曲辰以養及笄父母欲嫁之姑泣對曰父母生無男又嫁女誰復養者誓不出父母不能強父嘗生癰弗可醫姑籲天吮癰癰竟愈事父母皆壽終力為塋墓塋已時時伏墓哭邑人哀而敬之後與鄰女樵滹沱水上鄰女還言見車馬自水中出迎姑姑忽然不見邑人謂姑仙去立祠祀之後漢更始之亂光武皇帝為蕭王北巡定冀趙中山地為王郎所追走會渦村人馬疲渴有女行道上肩水二器衆爭飲之女棄器負杖走時蕭王從百餘騎飲水水自器旋盈人馬飲足不竭視女不

知所在衆以為神已而出祠不見姑像與女肖前杖在焉王大驚焉後即位崇德報功封孝感聖姑姑靈異自是顯矣歷唐宋元屢有異感歲清明鄰近香火雲集至正間南平州帥趙登始擴廟址國朝弘治間邑侯張公再一新之年來日漸傾圮且吾邑素被水患浸淫及于廟宇將岌岌乎殆矣今萬曆十六載鄉耆張敷彥等合謀重修得請于邑侯閔西盤厘王公于是更新廟貌靡不一飭備閱數月而告成實實翼翼煥然一偉觀矣既成請記於予予惟今天下神祠廟貌幾遍寰宇金碧輝煌照耀遐邇然有創自今時而非古蹟者亦有建出私意而非　勅褒者動稱淫祠何關有無予嘗恨不借狄梁之手以解愚民之疑求其忠孝大節貞烈女德神靈英異

廟號尊崇若吾邑孝感聖姑者真無忝哉則今日之修何可已也且國
之大事在祀春秋獨重戎民故人可以範俗型世者則祀神可以禦災捍患者則
祀茲聖姑終身不嫁以事親則貞果吮瘡廬墓以格天則孝純負汲拯渴以
急主則忠大此其節義豈尋常婦人女子及一應瀆祀不經者可同日語
哉則今日之修誠何可已也芳徽既著則儆自昭抑惟聖姑有負汲之忠而世
之為臣者勸有吮瘡之孝而世之為子者勉有廬墓之善而世之送終者
法有及笄辭嫁之貞而世之為女若婦者無再醮之理即吾邑孝烈蒸蒸有
人而表揚崇重干係風化不淺則今日之修又何可已也至其捍患禦災聖
德神功呵護全邑未易縷數予故謂聖姑大節與尋常廟祀萬萬不侔而

供奉香火于百千億禩萬〻無忝也書成而刻之于石以垂永〻且使後之
同志者感發興起祀續無窮則此祠也雖與天壤俱敝可爲昔人謂文章
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予于此廟亦云然若緣此而稱予之能文則吾豈敢

邑侯王公諱訢字順菴陜西盩厔人庚午舉人萬曆十七年任賦性明達
處事果決修安平縣志丐都諫王公三餘總領其事蒞政五載陞襄
陽府同知

王三餘登隆慶甲戌孫繼皐榜進士

按縣志仙臺積雪爲安平八景之一仙臺在縣城北關外臺上建聖姑廟
隆冬積雪獨久不化塑像座下有井蓋當時汲水者人以手探之即得
其井焉

題聖姑廟

安平縣進士彭　相

危欄周起疊飛簷百曲廊腰勢折旋古殿幾何經歲月長松千尺拂雲烟苔迷閣道仙蹤渺蘚入碑文鳥跡填遥憶前朝舊文物登臨悵望總悽然

同前

任丘進士申　仲

曾於經史識源頭今過安平悉勝遊一陣寒氷摧偽漢半挑清水潤尖劉高墳原自神姑築大廟重經世祖修桑滿園林蚕滿户萬年幾杵對深秋

同前

安平主事蘇　洪

瓊宫近接北城隈傳是仙姑古廟臺靈貺已從昭代顯芳蹤原自漢朝來彩凋畫棟空穿月文剝青珉半雜苔今日我来登眺處傷今吊古幾徘徊

同前　　進士同安李　進

孝友嚴慈惠及兵殿庭高聳勢崢嶸烏從碧玉臺邊過人向青雲頂上行旋
勅一函頒漢代神功千載著安平我因仕路經行便直上層臺望　帝京

同前　　教諭懷寧耿　熙

高臺隱隱聳雲霄積雪年深尚未消滿地寒花堆損拙一團清影散瓊瑤仙翁
賞處迷銀鶴神女歡時失玉翹千載博陵形勝地巍巍樓閣望中遥

同前　　安平舉人呂　鳳

巍巍祠闕接蒼冥漢室襃封到至今碑碣模糊埋宿草亭臺凋落鎖秋陰吮
疽已見醫親急汲水曾聞濟漢深千古博陵遺跡在令人瞻仰幾登臨

玄寶觀復活死栢記

玉溪老人趙　鑄　榮祿大夫

竊以理之在天下未有不以耳目所接為有而所不接為無此事之必然執之必至也況生而死者事之常既死而復生寧非事之大異乎昔東漢任處士叱朽黃河水邊已枯之楊而李唐呂仙人藥僮落薊城南久薨之樹雖聞其語未見其人而信之心未篤歲次丁亥長春真人上遣使勅駐叡於長春宮燕京東諸路北面執弟子禮札請醮于田盤山之棲雲觀雖旦夕稽首竟不暇諸託余以詩起之隊仗過平谷飯於城東獨樂村玄寶觀中有一栢枯悴歲久了無生態師而起摩之輒嘆可惜者再明年春其柯葉復生欝然茂如故見者奇之余方客東皋與是村相望一舍耳熟其事以傳聞日久一日以事去京假道於路託宿于州（薊州也）之玄通觀鮮衣盤礴日云暮矣方欲就枕有道人李志平者執松明（灯也）携短幅啟戶而入以幅授余發而讀之

乃南塘張老人譽長春手活死栢之詩曰昔所疑如見曉霜釋然消去其所謂非異人不能成異事非異士不能表異跡李從容謂余曰欲碑其事以永其傳渠為我文之余愧無異筆成此異文然於二毛俱有半面雅其義有不可辭者因索筆以書其事

詠復生栢

南塘老人張天度

山村老宿鬚須眉白根撥和雲移小栢慇懃擁護數十年直幹亭亭高百尺歲寒曾不變真心庭雪到腰纔自適明堂大廈構良林正恐工師來選擇奈何亂世生不辰飜有饑民斧斤厄半身寂寞被戕殘顏色枝條頓狼藉埋來枯槁逮三年不忍風摧并日炙兒芻薪蚊蛀世所珍憂見斲伐無旦夕長春仙子偶經過兩手摩挲言可惜明年太歲在亥楊秀葉參差如舊碧異事未免衆人疑不信道人能起魄君不見田

家荊樹中道枯孝友一感復還甦又不見寇公折竹表忠義插地乃活元非誣況乎得道
不可測招乎元氣薰朽株坐令此栢成欝茂遭遇還逢勝愚夫愚長春今已歸蓬
壺栢爾善保千金軀

重修佛寺募緣疏

竊惟釋氏世尊及彼禪閣羅漢雖云寂滅實匪虛無千百億朶蓮花西方化現
二十四篇貝葉南土流傳是以披緇托鉢之徒聚類焚修上祝國釐下化愚俗其
来久矣然誠精應妙佛本無私作善降祥言猶不謬故我先人一乃善念就於
境内爰集僧衆光爍爍圓陀陀粧點如来本色香飄飄淨洒洒宏開不二法門
歷宋而明有隆無替頃緣邇寇深入瀘溪草薙禽獮未飲烏江之劍棟焚突決
高騰赤壁之烟彼一時空即是色到今日色即是空稽首蒲團優鉢無花冷落三
千世界皈心蓮座菩提藏像蕭條百萬人家爾牛来思豈是桃林之野彼葛者
徃誤稱西伯之園雖我佛在天之靈不緣象顯而吾人繩祖之武則以物悲惕乃
孝思重修善果欲假彼良工之妙手色其色而形其形頓復新茲勝境之巨觀頹宮大成

大而小成小厥功誠浩所費不貲爰命比丘陳情善信金銀穀帛隨輕重以週施木

石瓦磚憑多寡而給助庶聖像增輝有資瞻仰梵宮加麗便於朝參康

國家而福士民端在此舉也謹疏

順德府募化重修後臨濟院緣引　　章蔭

後臨濟院去古鴛水郡東北十餘里為我斷橋大和尚菩提窟藏避喧之淨土選

佛之勝塲也蕪以往來賢聖挂錫繁多不惟法門稱為最上而叢林之接待十方更為

扼要焉年來湮沒摧委荊蕪竟將鹿苑鷲宮化作頹垣敗壁凡徼靈於此須禱於此

者未有不興思感慨也然欲為鳩工鞭石之謀須必得立基佈金之主為此敬持草疏遍

叩檀門萬祈打開吝網斬斷慳魔宏修無漏之因廣種不爽之果協衆擎之

力鳩福田之財弼成勝事於無疆是為幸矣燕趙固多慷慨豈謂無其人哉

偈曰

智慧炯雙眸。　神通攝六臂。　頓發大悲心。　修盡平等楔。
六道越迷津。　四生利十地。　不吝腦髓分。　合掌而說偈。

緘閑告白

六情動而八苦緣生。萬行圓而一真體現。果從因起。福藉善生。良有以也。但人人幻夢。誰認空花。箇箇天真。疇還實際。此戒衲目睹心傷。故不憚煩難。而於熱鬧場中。開一清涼藥舖。智樹結群歡之果。慧鍔剖衆毀之根。登人人於福利諸天。豈曰小補之哉。

設有以肉菩薩生誹笑心者。諸觀般若品中謗法之辠。

重修增壽寺疏引

帝闕巍峩聳出雲天之表佛宮粲麗設當閶闔之衢紫霧縈迴白毫掩映鼓鐘連珂珮之聲車馬競園林之勝地乃福田名稱精舍豈期己未之秋忽罹地搖之變蓮座傾欹難堪丈六之金山門陋弊不容一駟之乘幸有平虛禪客發心勇猛具志貞堅布歡喜緣仝結勝妙之因募慈悲施共種菩提之果一莖草量等太子之園一片瓦貲同長者之見無嫌多寡不揀親疎但期精舍重新何妨藍田植玉使朱丹爭耀於

神京點綴太平之景令姓名高題於 佛界圓成封國莊嚴謹疏

修大雄殿募緣疏引

蓋聞無善不彰如測影而重光善與人同縱檀波而共注是以在々結難值之果即步々登淨土之蓮也今大雄禪林歷來古刹棟宇之頹拆莫支丹碧之脫落殆盡僧室經

寮已非舊境香床象座尚欠莊嚴雖不廢手晨鐘夕梵或未免于東顧西馳茲我納
僧衣鉢傳來卓錫有年佛法罔聞於聖教形骸抱撫於心田茲小善微因不作道由他
入值此難勝之功敢舞廣舌願偕善信同登菩提敬曰布地施金結作凌霄緋宇亦惟
隨心任力種來累世福田初發心處已有聖賢修持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證蹤

募化剏建靈官廟小引

伏以白馬瑩飛卓叨居地勝瓊宮玉宇莊嚴端賴人謀茲者本庵新建靈官廟一所規
模粗具修飾未工貧僧澄心一鉢極知物力艱難然
尊神保障五方須念靈威浩大歆勸盛事敢佈同心多寡隨緣擲一錢而萬因俱備後先
種福費斗粟而衆善咸臻矣

重修杭州府淨慈寺募緣疏

高僧道濟撰又稱濟顛

伏以大千世界。不聞盡變于滄桑。無量福田。到底尚存于天地。雖祝融不道。肆一時之惡。風伯無知。助三昧之威。掃法相還太虛。燬金碧成焦土。遂令東方凡夫。不知西來微妙。斷絶皈依路。豈獨減湖上之十方。不開方便門。委實缺域中之一教。即盡人有佛。不礙真修。而俗眼無珠。必須見像。是以重思積累。造寶塔于九重。再想修為。塑金身于丈六。况遺基尚在。非比創業之難。大衆猶存。不費招尋之力。倘邀天之幸。自不日而成。然工興土木。非布地金錢不可。力在布施。必如天擅越方成。故今下求衆姓。盖思感動人心。上叩九閽。直欲呼通天耳。希一人發心。異萬民効力。財聚如恒河之沙。功成如法輪之轉。則鐘鼓復震于虚空。香火重光于先帝。自此億萬千年。莊嚴不朽。如金剛天人神鬼。功德證明于鐵塔。謹榜。

濬頗和尚辭世頌

健健健何足羡止不過要在人間扯門面吾聞水要流乾土要崩陷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十年而不變棱棱的瘦骨幾根黧黧的精皮一片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祿使他安閒何苦恐飢寒奔道路將他作賤況真不真假不假世法難着且酸的酸鹹的鹹人情已厭夢醒了雖一刻却也難留看破了縱百年大都有限到不如瞞着人悄悄去靜裡自尋歡索強似治現世烘烘的動中討埋怨靈光既欲隨陰陽在天地間虛行則精神自不肯隨塵凡為皮囊作擋急思歸去非大限之相催欲返本來實自家之情願從此緊閉門坐破蒲團閒行腳將山川踏遍

擬修安國寺甬路記

章陰

清寧判而高下分方隅列而由行著東西南北之曠邈人藉以資往来條暢之會合非路不克以相通故路者按方定向分水陸而計程循綿延而導引大塊之支也践履徭徇之端趍蹌奔走之務一任馬足車塵徒行負戴者肩摩轂擊雜遝涉歷其間大公無私若相忘於不較是以聖人明體達用推知行而立範以道名路以路訓道連厥義以準中正之歩趨要夫路者人所適以合乎道之宜焉抑八紘蟠際自岐衢康莊劇驂崇期以至九達之逵小而羊腸大而周行曲而蹊徑直而砥矢或遠或近或低或昂或坦或險（或僻或衢）靡不布坤輿經緯之形閑行者絡繹之紛振古迄今周徧無外稽昔政令所施司徒司空以時省視火見而治雨畢而除孟春端經術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悪遵王之路先王訓臣若民舉不越此以叙彝倫以垂世法不敢

慢視而輕置者盖出入知當然之向則從吉趨亨無往而不可也天中郡城南門內有
安國寺禅林坐落舊府治之巽方洛陽邑治則居寺之良位形勢昂峙而列交陰陽而
會風雨相土者深所令宜寺由山門而進對聳者為天王殿自天王殿歷階而坐者曰
大雄從殿壁穿而入後者曰雷音再直北而山巍然昂霄躋級而登者則崇臺上之鈴
閣也仰讀豊碑所紀創建於唐咸通中熙寧宋太后修拓之歷元明而至我朝繕理不
一是以廟貌輪煥無損惟殿宇前后之甬路俱缺陷不餙踐踼衆多則頹毀易見亦勢
使然耳生員盧坦如諱光泰者偕善信某某特起而修之裒佈金最勝之因成福田清
正之域沙界重新宏模再整俾蹡々拜舞者共聚是歡喜之地真盛舉焉工竣當事者
將壽諸石乞予言以記其事予維道路之紛錯靜以待動承人物共由之貴趾其轍迹
蹄涔屨痕鞭影著聲色於載馳載驅之中具有指趣情理與天地相為悠久非塊然無

用可類同荒墟泥塗棄置也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履所視而動容不惑為修士之
所遵循者義路是也睿明而格感應而臨不睹不聞而靈爽如在為法王之所陟降者
神路是也微顯雖分誠不可揜曳踵之道相期合宜未有愜衆心之願而不愜佛心之
願者亦未有率由航杭蟞扉蹶足不可以穩凡體之趨蹌而可以安神麻之臨汝者劉
安曰修為牆垣甬道相連似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人民交會之要路可使潘尼賦惡
道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者安之對也居以安期境以平儀不
平不安趍遠之事作焉顧名思義安國寺之甬路可有此傾圮巇嶮乎藉斯更新之大
觀滌彼舊染之污習凡儱侗見知之下若詩礼之彥有不愈勵其躬行擇善之志乎商
賈之儔有不更謹其力行從善之心乎即貪鄙慓詐之類有不滂改邪行而感發其向
善之念乎將遠者近者低者昂者坦者險者僻者衝者不必司徒司空之省視並道人木鐸之徇

皆獲安行利行之實效矣裨益無垠大有修身立命之芳躅予言固不足以辱石深喜

切世教所宜非蹈虛躡等之事何敢以不文辭因勉旃而為之記

徭徊 上繇遭切音騷下徒刀切音陶徭徊緩行貌

[illegible][illegible] 上巷界切音竅下巷浪切音抗[illegible][illegible]高下不平貌

屝 芳未切音費草履周謂之屨夏謂之屝

臲[illegible] 上魚列切音孽下丘為切音窺臲[illegible]不安貌

[illegible]䞶 上倉含切音叅下徒甘切音談[illegible]䞶驅步貌○喬如之贏駿篇云[illegible]䞶瞋走發章臺

齧 魚列切音孽與囓同噬也

[illegible][illegible] 上戛華切音劾下山責切音色[illegible][illegible]倒地僵仆也

徿侗 上力董切音隴下他總切音統徿侗直行貌